

# 大家小书

## 人间词话新注

王国维 著 滕咸惠 校注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出版社



人间词话新注

王国维 著 滕咸惠 校注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词话新注 / 王国维著；滕咸惠校注. — 北京：  
北京出版社，2016. 7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-7-200-12071-4

I. ①人… II. ①王… ②滕… III. ①词(文学)—  
诗词研究—中国—古代②《人间词话》—注释 IV.

①I207. 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6983号

总策划：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：高立志 乔天一

· 大家小书 ·

人间词话新注

RENJIAN CIHUA XINZHU

王国维 著 滕咸惠 校注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：100120)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64千字

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12071-4

定价：38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# 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

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，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## 前 言

周振甫

咸惠同志把他的《人间词话新注》的清样寄给我，要我说几句话。咸惠同志说：“《人间词话》原稿顺序与《国粹学报》发表的王氏手定本完全不同，文字亦有出入”，“并多出十三条”，“前此尚未公开发表”，“从原稿中比较容易看清王氏的思路，从而更准确地理解王氏的文艺思想”。他的注也同以前的注不同，以前的注只是引出王氏文中提到的诗词原文，他的注根据王氏的论点，征引叔本华的说法来说明王氏论点的来历，再引各家的说法来作参证，对研究《人间词话》有帮助。我没有见过王氏《人间词话》原稿，更没有把原稿同《国粹学报》上发表的王氏手定本作过比较，也不知道原稿上多出来的十三条何以没有收入手定本，更没有研究过手定本的次序何以和原稿不同。不过我觉得手定本《人间词话》已经流行很久，原稿本外间没有看到，现在采用原稿本，让读者看

到原稿本的面目是好的，不过不该忽略手定本的面目。建议在原稿本的编次数字后附注手定本的编次数字，使得在这个原稿本中保存手定本的面目。

这部新注既注出了王氏论点的根据，又引各家说法来作参证，有利于进一步探讨王氏的词论。这里试用境界说作例，结合新注来作些探索，可以看到新注对这种探索是有帮助的。

王氏提出境界说，说：“有造境，有写境”，“有有我之境，有无我之境”。“造境”就是“有我之境”，“写境”就是“无我之境”。他的举例，以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”为造境，为有我之境；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为写境，为无我之境。这样说，容易使人迷惑。“乱红飞过秋千去”，是诗人所见，是写境，何以说是造境？“悠然见南山”，这个“悠然”是诗人的感觉，是有我，何以说是无我？倘说诗句不能这样割裂来看，乱红飞去同泪眼问花结合，所以是造境，是有我。那末，即使把“悠然见南山”同“采菊东篱下”结合，这个“采”和“见”里也有我在。要是说这里没有作者所表达的感情，那末，“悠然”不正是诗人的感情吗？再说，诗句既不能割裂，诗人所以要“见南山”，正由于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。这山气又有什么好呢？好在“鸟倦飞而知还”，正表达了他弃官归隐的心情，正是感情的自然流露，正是造境，

正是有我，为什么说是写境，是无我呢？这时来看新注，新注引王氏说：“出于观我者，意余于境。而出于观物者，境多于意。然非物无以见我，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。故二者常互相错综，能有所偏重，而不能有所偏废也。”经过这样一注，上面的疑问就解决了。所谓造境和我，即观我，是意余于境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，“乱红飞过秋千去”，是观我时的自有我在。“悠然见南山”，即出于观物者，境多于意。然非物无以见我，在“悠然”里正是观物中所见的我。原来所谓造境中还有写境，无我中还有我，所谓造境和我之境，只是说偏重于抒情，在我之境中还是有物；所谓写境和无我之境，只是说偏重于写景，在无我之境中还是有我在，只是感情不强烈而已。

王国维深受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影响。那么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说法与叔本华美学思想有什么关系呢？新注指出叔本华认为“抛开个人利害关系，抛开主观成分，纯粹客观地观察事物，并且全神灌注在事物上……以前在意志之路上追求而往往失诸交臂的宁静心情立刻不促而至，那就对我们好极了”。叔本华追求的是扼杀“生的意志”的绝对宁静，他认为生的意志永远得不到满足，造成永久的苦痛，要追求排除这种痛苦的绝对宁静。王氏的无我之境是受叔本华的影响。但他把叔本华追求的唯心的绝对宁静说运用到词论里作了修改，使它中



国化了，使它成了中国的词论，他引“悠然见南山”就是例证。“悠然见南山”，不是扼杀“生的意志”的绝对宁静，是充满生的意志的悠然自得，不是以人生为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永久的痛苦，是以归田园居的保持淳朴生活的愉悦。无我之境实际上是排除了叔本华的悲观思想，吸取他抛开主观较客观地观察事物的合理成分，确立了新的文艺论。

境界说同中国传统的情景说又有什么差异呢？新注里提出了传统的情景说来做比较。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里说：“情以物迁，辞以情发。”提出情和物，认为情受到物的影响。“写气图貌，既随物以宛转，属采附声，亦与心而徘徊。故灼灼状桃花之鲜，依依尽杨柳之貌，杲杲为日出之容，漉漉拟雨雪之状，啾啾逐黄鸟之声，嚶嚶学草虫之韵。皎日擘星，一言穷理，参差沃若，两字穷形，并以少总多，情貌无遗矣。”诗人怎样描写情景呢？就写气说，即描写天气，象用杲杲来写日出，用漉漉来写下雪。就图貌说，即描写景物，象用灼灼来描写桃花的鲜艳，用依依来描写杨柳的姿态。就附声说，即描写声音，象用啾啾来描写黄鸟的鸣声，用嚶嚶来描写草虫的叫声。这些描写，既是跟着景物的不同来曲折表达的，也是跟着心情的变化来抒写的。换言之，它是情景交融的。象在灼灼里，不光写了桃花，也反映了诗人的情绪；在依依里，不光写

了杨柳的柔弱，也反映了诗人恋恋不舍的感情。因此，这里主要是讲情景交融，所以说“情貌无遗”。它没有把抒情和写景分开来说，同造境和写境分开来说的不同。

梅尧臣说：“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；含不尽之意，见于言外。”景指景物，意指情意，即写景和抒情分开说。姜夔说：“意中有景，景中有意。”即情景既可分别，又互相关联。王夫之说：“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，而景生情，情生景，哀乐之触，荣悴之迎，互藏其宅。”这里把情景和心物联系起来，指出情景和哀乐荣悴的关系，比前人讲得更深刻了。但即使是王夫之的诗论，也还没有达到《人间词话》的高度。王氏境界说提出造境、写境，类似前人讲的状态、含意，情生景，景生情，尤其是情生景具有造境的意思。但王氏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，强调一以情胜，一以景胜，强调前者“物皆着我之色彩”，后者“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”，实际是指情感的色彩比较淡；指出前者“于由动之静时得之”，后者“于静中得之”。这样讲，就超过王夫之。还有，王夫之看到情景和心物以及哀乐的关系，没有触及到自然中的景物和作品中的景物的不同。王氏境界说指出“自然中之物，互相关系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，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。故虽写实家，亦理想家也”。反过来，理想的材料“必

求之于自然，而其构造，亦必从自然之法则。故虽理想家，亦写实家也”。从造境写境联系到理想和写实，联系到自然中之物和文学中之物，指出文学美术中所写的有其不同于自然之处，指出理想和写实的关系。这样的境界说，就远远超过前人的情景说了。刘勰只谈到情景交融，王夫之谈到了情和景，谈到了情景和心物、哀乐、荣悴。王氏的境界说则突破前人，提出了新的命题。他吸收了叔本华的合理成分，但又不同于叔本华，还是成为中国的文艺论。这是王氏的境界说，在谈情景论上确有其超越前人的地方。

以上，只是就新注中的注释结合境界说来谈谈。就是这样，也可看到这个新注提供的材料，对我们研究王氏《人间词话》确实是有帮助的。这点粗浅看法，是否有当，还请咸惠同志以及专家和读者指正。

大约在十七八年前，我就见到本书的初稿。这次重加修订，是值得高兴的事。

## 目 录

- 001 / 几点说明
- 003 / 上卷 人间词话
- 197 / 下卷 人间词话附录
- 199 / (一) 论词语辑录
- 230 / (二) 人间词话选
- 239 / 附录 略论王国维的美学和文学思想
- 285 / 修订后记

## 几点说明

一、本书分上、下两卷，上卷为“人间词话”，下卷为“人间词话附录”。上卷系根据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原稿整理而成。各条按原稿顺序编排，文字亦从原稿。原稿引文多处与所引著作原文不同，为慎重起见，概不改动。唯人名误字，一律改正并加按语说明。原稿已删之若干条及已删之若干文句照样录出并加按语说明。下卷分两部分：（一）辑录《人间词话》以外的零星论词语；（二）从王国维的《二牖轩随录》中摘出的选录《人间词话》的部分。

二、《人间词话》曾有多种版本，其中以徐调孚先生注、王幼安先生校订本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《蕙风词话·人间词话》本，以下简称“通行本”）最为完备。通行本分“人间词话”“人间词话删稿”“人间词话附录”三卷。第一卷系《国粹学报》发表的王氏手定本。第二卷系赵万里先生、

王幼安先生从《人间词话》原稿中录出之若干条。本书上卷包括了通行本第一卷、第二卷的全部并多出第24、26、28、50、58、64、65、89、90、92、93、109、122共十三条。通行本第一卷第63条原稿无，作为本书第一卷最末一条。为便于读者与通行本对照，本书上卷各条注明通行本相应的条数。〔如：1（24），即本书第1条为通行本“人间词话”第24条；13（删1），即本书第13条为通行本“人间词话删稿”第1条〕。通行本第三卷系赵万里、陈乃乾、徐调孚诸先生辑录之王氏零星论词语。本书下卷第（一）部分即据此重加编排整理〔置《人间词》甲、乙两稿序和《清真先生遗事》（节录）于前，其余按所论词人时代先后为序排列〕。

三、本书有“校”“注”两部分。“校”说明与通行本文字比较重要的不同之处（个别条目是与王氏《文学小言》对校）。“注”是参照旧注加以补充修订而成。引文均注明出处。同一种书在注文中多次引用时，仅在第一次引用时注明版本。

四、本书是在周振甫先生指导下完成的，谨致衷心谢意！但限于校注者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，本书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，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上卷  
人间词话



《人间词话》从光绪戊申（1908年）十月开始发表于《国粹学报》，分三期登完（第四十七、四十九、五十期），文末无王氏自署之写作年代。自1926年朴社单行本起，各种版本均署有“宣统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定武城南寓庐”。宣统庚戌乃1910年。这显然因王氏追记致误。《人间词话》原稿已提到《人间词乙稿》（参见本书第51条），而《乙稿》之结集并托名樊志厚作序是1907年冬（《乙稿》发表于光绪丁未十月《教育世界》，《乙稿序》署“光绪三十三年十月”），则《人间词话》的写作必在此后。又，王氏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》大部分（其中十九家）完成于“光绪戊申季夏”，正是《人间词话》写作的资料根据之一。综合上述各项，《人间词话》当写于1908年夏秋之际。



《诗·蒹葭》<sup>①</sup>一篇最得风人深致<sup>②</sup>。晏同叔<sup>③</sup>之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<sup>④</sup>意颇近之。但一洒落，一悲壮耳。

---

[注]

① 诗经·秦风·蒹葭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凄凄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坻。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沚。（据朱熹《诗集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本）

② 刘熙载《艺概·诗概》云：“雅人有深致，风人骚人亦各有深致。后人能有其致，则风、雅、骚不必在古矣。”（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本）

③ 晏同叔 晏殊（991—1055），字同叔，北宋词人。